

小倉山房文集

大定府知府張君墓誌銘 二十六卷

君爲東閣大學士張文和公之子東閣大學士蔣文恪公之壻年未冠卽以鹽務運判來江南補通州調泰州遷淮南監掣同知再遷貴州平越府知府調遵義大定兩府年三十八卒其孤歸柩萬里走乞余銘余文恪公門下士也與君通家交最懽誼所不當辭謹按其狀而銘之曰君諱景宗字端文行五生而角犀豐盈容貌充充然常迎 駕焦山 皇上召見鏡江樓曰此兒面目頗類伊父君喜益敬勉自奮通州場戶丁糧例不請蠲君到時會豐利場海口淹沒竟請題免泰州各場災所借給倉穀及積年醵價一時並徵君請緩于大府民力

以舒淮南儀所爲五省引鹽分運處河淺船滯君請由
瓜洲出江抵沙漫州解捆裝載掣費驟減嚴禁船埠乘
商之急匿船居奇有犯者置之法羣船魚貫至貴州貧
瘠平越爲尤一切儀仗輿馬官庄四十八所俱取給閩
閩君到免之上游重君遇大事必委辦君亦劬躬圖報
染瘴以卒嗚呼君槃槃大才也禹莢細務何足展其猷
爲滇黔爲文和公二十年開府之所天子使君往蒞
其邦豈無深意乃竟未繼家風中道而逝知君者能無
深悼哉猶記乙未三月真州鼠姑花開君招余偕諸賓
集坐小車穿草徑張飲吳園余席間猶舉韓魏公金帶
圍故事以相勗而卒不驗然吟章盡冊至今爛然卽此

可以想見君之風調有大異乎尋常俗吏之爲矣生母
郭氏妻蔣氏俱夢 覃恩 誥封恭人子三長世俾候
選主事次世轉世恩女一以 年月日葬□□
銘曰君之初生夢麟銜衣君之委化如驥脫羈生于華
胄能航文詞手握牢盆能樂邱池接其外狀顛卽令儀
叩其淵衷風月襟期可惜小試未竟厥施盤江渺瀰黎
嶺險巇君魂雖歸民口有碑

常德府知府呂君墓志銘

余同年裴文達公奉

天子命治邇。充揚豫四州水利。最久最有功。而其所倚
恃如左右手者。爲沭陽呂君。君以滕縣主簿擢至泗河
通判。曹州府同知。常德府知府。再以子貴。誥封中憲
大夫。山西興寧道按察司副使。其起家故余宰沭陽時
守藏吏也。貌嚴冷。瞻視不凡。每執卷侍。有所詢。則鉅削
利病以對。主掇無訛。先君子尤愛偉之。以重客待君。亦
感所知。棄吏缺。從余蒞江寧。料簡一切。後三十年。余山
居久矣。君忽驅五馬來。慊慊以故吏自居。走哭先君墓
下。升堂拜母。贈朱提數笏。留一日。裁去。嗚呼。君之吏術

余深知之君之風義余身受之然則銘幽之文非余奚
屬謹按其狀而銘之曰君諱又祥字瑞龍一字獻圖先
世居廣德州大父六吉公徙沐陽生四歲而孤年十七
卽在官練習簿書沐近黃河多水患故君于賑災治水
事尤精性沉摯勇于爲義循例得縣丞需次京師過鄒
縣饑饉所有濟其氓竟垂橐歸家居三年再過鄭州水
衝官道行者滅頂君又以爲已戚宿旅店募夫購芻茭
竹槌躬自堵塞他人行君始行已而効力東河會江南
張家馬路災天子命山東助麥糶五百萬撫軍楊公
慮陸運爲艱君請輦充曹兩郡稽貯單縣之黃岡河借
徐州回空糧船載之由黃河順流下直抵張工楊公壯

之卽季君辦以功借補滕縣主簿會少司農裴文達公
議開伊家河洩微山湖積水君贊畫方畧代繪圖入奏
工成濟寧滕沛等五縣涸田皆出裴公愛其才常以自
隨越二年奏調君赴直隸疏浚河淤天子許之其時
君已通判沁河矣故事曹州臨河六堡皆百姓歲修君
憫之捐俸開陳家莊引河九百餘丈分黃奪溜不需土
掃民以永寧常德在楚南號稱難治君能除苛解燒合
郡祝延之當君赴任時余從容置酒問何時再見君屈
其指曰一年余疑爲期太速且官身未必能自由君笑
曰先生年三十三而致仕何緣得自由耶已而果如期
乞病歸余不覺倒冠而迎驚且歎重痛飲爲歡而別嗚

呼。卽。君。出。處。之。際。或。久。或。速。挺。然。有。以。自。持。則。他。事。之。
健。決。可。知。也。已。君。在。官。時。病。醫。請。以。紫。團。蓂。補。羸。君。不。
可。曰。蓂。貴。藥。也。未。必。能。濟。我。命。而。可。以。濟。民。之。命。以。其。
直。施。棉。衣。千。餘。考。城。滕。縣。兩。主。簿。某。身。故。眷。屬。羈。留。君。
厚。卹。之。送。寧。其。家。還。鄉。後。立。義。學。建。棲。流。所。分。餘。田。贍。
族。人。猶。孳。孳。不。倦。人。傳。君。司。閘。時。天。子。東。巡。御。舟。
抵。臨。清。閘。僅。里。許。閘。板。橫。石。罅。中。急。萬。夫。拔。之。不。起。君。
禱。于。神。板。忽。自。躍。于。水。雖。天。子。神。威。百。靈。効。順。而。亦。
未。嘗。非。君。之。忠。誠。有。以。感。格。云。卒。時。年。七。十。娶。吳。氏。封。恭。
人。妾。李。氏。九。女。二。子。長。昌。際。官。興。寧。道。次。昌。會。候。選。通。
判。以。年。月。日。葬。

銘曰陳殷置輔周道爲昭漢之循良半出功曹元叔又
手長揖三公亦云計吏爲世儒宗矯矯呂君嚴視正聽
進固才優退亦力定餘澤流光施于公子觀察如雲捧
日而起袁安非矣曾長陰平不圖後死竟爲君銘美無
溢詞書無愧色匪元石是勒將九幽是質

翰林院檢討李君墓志銘

甲子江南鄉試余以沐陽令與分校得士七而遂捷南宮入翰林者惟李君一人君諱英字御左一字蘋圃晚號蠡塘其先爲南宋忠定公之後由晉陵徙宜興父止齋生三子君其長也以甲子舉人乙丑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分校壬申鄉會試纂修三禮通考等書補左翼宗學教習再分派丁丑庶常教習今族弟鑒任安徽臬使者君所教也戊寅以原官休于家年七十三卒君內行純篤淵然而靜人見之潭潭自遠衡文心清目明無所嫌避有老友儲學坡主于其家榜發卽君所薦人以爲難掌教海州六安州能張施講說使聖學大明士心歸

依遮留再三或刊碑以紀其德與余別久忽一日擔簦而至寓山中七旬每燈下談縷縷不忍眠臨行手餅金爲別曰知先生無所需然英老矣無幾相見三十年受恩藉此微申束修之意亦慮自此不繼也泣數行去果不數年而訃至當是時余無子學坡無子君亦無子人疑三人者授受同家運亦相同乃今余垂暮生男而君與學坡則終于無有且相繼死矣悲夫君書法清勁得晉人遺意于詩雖非專家而清微淡遠之音自其心流有不可淹滅者纂成四卷將梓而存之娶黃孺人生一女適吳氏以弟子慶來爲己子蒙

覃恩贈三代如君官某

銘曰。嗚呼。自吾之得蠡塘也。若古琴之入耳。若古玉之升堂。雖卽之之目短。而思之之味長。一旦淪亡。天竟予喪。爲銘貞石。以表其藏。

巴里坤中軍遊擊劉君墓志銘

劉君厚夫。雖以武致通顯。而性耽文翰。獮蒐之餘。必購
晉唐法書名畫。與三代彝器。斷斷判別。若嗜欲之切于
身。官金陵時。與予朝夕游甚狎。亦不自項領謾其儕偶。
以故車馬駢轡戶外之屢。常滿。常謂予曰。小倉山一部。
婁耳子居之。則號名勝。守備官百夫長耳。我爲之便成。
熱官。遂古以來。人貴自立耳。不在所居之地。與位也。予
愛偉其言。亡何遷任去。別一十有六年。今春其孤琨送
訃。乞志幽之。文余按其狀。稱君能事親。能睦宗。能訓卒。
能拯人于難。所舉犖犖諸大事。諒無溢辭。然余聞而悲。
者。君以微罪解職。蒙天子恩。召見而君自戚其衰。頗

不樂往思歸。老白下。慮無故人爲伴。時時僂指數當年。某某零落殆盡。惟隨園翁尚存。將與卜隣以終餘年。而竟不可卒得。嗚呼。命矣夫。君亳州人。諱淳。號厚夫。舉乾隆丙辰武鄉試。選江寧城守營守備。遷肅州都司。鎮番營遊擊。再調巴里坤遊擊。署安西叅將。以失察事罷官。歸過蘭州。卒年六十五。妻李氏。五男二女。長子琨。廩生。次毓琇。候補知縣。次琚。次珙。次珣。三代俱贈如君官。君在遊擊任內。請賜本身封。封其叔父聖鑑。大府代奏。詔許之。葬。

銘曰。射一鵰。能巧任百事。能了但小畜。于文德不矜情。于壯俊若而人者。雖斬板之封。亦干城之表。

慢亭周君墓志銘

余好蓄金石文字而讀至篆籀輒口箝不下幸金陵有二賢焉一曰樊君聖謨一曰周君慢亭二人者皆妍雅君子而周君居近余以故朝夕見尤親得殘碣斷碑必就正焉今年十月老病卒卒時屬其子乞余銘墓余方悲好古之人稀前年樊君亡今年周君又亡嗣後余于古有疑將何人之詢而釋然哉然以余之寡啓寡聞二十年來畧辨如稀未嘗非二君之功文其幽所以報也謹按君諱渠字于平一字慢亭孤矯蘆立目眴轉有芒不諧際人事而罹罹然溺苦于古受知漕帥楊敏恪公聘爲清河書院師再受知曲阜衍聖公館于府教其二

子君之學。鉅制苛碎。窮鑿幽隱。專爲人之所難造。渾天
毬。奉許繪。長江黃運圖。僅尺幅。而星經地維。羅縷畢具。
第六書源流。一波一磔。不苟下嘗。登泰岱。遊黃山。鐫名
最高巔。手摩挲。以歸古奧。蒼秀宛然。開母石闕。太室碑
也。草廬數椽。在金陵清涼山下。古梅環之。客至則捫豚
黍。盛以椀。巖父子琅琅然。度所作曲。何竄或用。傳響法
擊鉢數下。室內酒茗。羹飯應聲而出。若竈下婢俱解華
嚴字母者。然予戲謂鄭康成家牛觸墻。皆成八字。今觀
于周君也。信祖籍福建莆田。父懷臣始遷江寧。九世祖
翠渠公。刺廣德州。有惠政。乾隆二十四年。州人慕其遺
風。爲營祠。置產適君。遊廣德。遂主其祭。捧木主以升。亦

異數也所著
若干卷三子俱業儒卒年六十六塋
某
銘曰路非古。不。行。事。非。古。不。爭。君。今。古。矣。君。其。寧。地。下。
古。人。無。數。迎。

童二樹先生墓志銘

山陰有隱君子曰童二樹先生余耳其名不相識也今春二月先生修志揚州渡江見訪適余遊天台未由傾衿亡何詩人周蓉衣來言先生好余秋間將再至余以卽往揚州故寄聲聞之且約之及登程屢爲他事滯留十月十三日裁至揚而先生已病亡十日矣其孤沁抱詩集一行狀一泣而言曰先人知公將來喜甚病中聞參戶聲輒疑公至委化前一日屬曰吾神氣綿悒度無分見袁公如公至可將詩與生平事狀付之則吾目瞑矣嗚呼古張范之交臨終拳拳被故結納於生前宜也若先生一而缺然而遺言丁寧鄭重若此是知己也死

友也。加古人一等也。序其詩銘其墓。非夫人之爲而誰

爲。謹按先生名鉅字二樹號璞岩又號借庵宋慈溪童

公亮之後生而炯介篤誠潛心古初棄舉業專攻詩家

隣女史徐昭華七歲時徐抱置膝上爲梳髻課詩及長

與劉鳴玉陳芝苗號越中三子常往棲鳧村月中行吟

得一詩綰襪帶爲一結以記之比曉入城數其帶得二

十四結矣其風趣如此受知于河南撫軍阿公思哈何

公燭聘修志乘凡一省三十六縣州分疏總校條清例

嚴成無一罅一言敢掉罄者所得束脩除卹戚里外輒

購秦權漢布法書名畫橫皮秘閣相對迥然畫蘭竹水

石皆工而尤長於梅使氣入墨奇風怒雲奔赴毫端海

內爭購有高氏九棺未葬先生揮十紙助之須臾盡
窀穸以辦臨終畫一枝留贈花未點而手已僵古幹零
落如賦殘形操嗚呼可哀也已初先生少疾夢有道貌
者相招却之乃去及病甘泉志館夢其人又來爲著五
銖衣牽白鶴使騎各有贈詩醒猶記錄嗚呼死有所歸
今乃於先生見之卒年六十有二娶陳氏生三子七女
以年日月日葬
銘曰志旣旣行踽踽我欲見之天不許素車入哭淚如
雨雖然生不與君逢死乃爲君主君不見三尺碣一塚
土永表幽人萬萬古

阜寧貢士戴君墓志銘

乾隆甲戌吾鄉張季庭來言阜寧戴君之賢余心欽遲之而未見也旋以權子母事貸金七百去未一年折閱殆盡余疑是訛者言耳亡何余負國課君聞之奮曰我義不負長者遂售產以償今庚子歲矣君已亡其子幹來乞余志墓且告曰先生知吾父所以窮乎吾父粵戔任氣希通慕大謂天下事可氣微取也棄先世田宅畀諸昆而以遺適自肩家有灘蘆阜寧產鹽乃倣管子煮海法鳩坵設竈構廬輦粟費以萬計涵水乾而黃河決蕩爲波濤繼之疫興又施醫藥堊埋力殫計窮數千人始焚券散驚且憂遂得狂易之疾乍痊乍復遂不起

嗟乎乾壯用首爲善近名皆道家所忌君獨兼之何其
知存而不知亡耶然陽侯之災百年一逢而君適丁其
躬母亦有數存焉而非人力所能禳耶卒之危難中猶
能信于友恩于民善敗者不亂亦稱古豪矣君諱廷瓚
字玉聲一字融軒其先從譙縣遷阜寧生卽赴義若熱
麗褫拯人一目眇而斜視弱冠入學旋貢于成均凡邑
中修學校設義學蠲免灘糧五千頃皆所倡也妻徐氏
子二人皆讀書以善世其家卒年六十三塋
銘曰蚊蠃墜空方翱翔而盡其容虎豹力大一蹶以凶
戴君行事將毋同雖然水滔滔兮豈其招兮君子于斯
嘆其遭兮

郡文學項君莘甫墓志銘

余金陵接士垂四十年凡工詩工文工書工伎術者某
某可數而以畫傳者惟項君一人君諱穉之字莘甫上
元庠生祖適菴公丹青馳譽君繼其業能精心致思勤
摹而廣徵儀神奪貌出聖入智於古名家六法三昧靡
所不窺天子南巡諸大府延入畫局一切名勝圖繪
皆君握管雖支稟假者尚數十輩率皆張目拱手睨君
所爲或捧生紙立階下受教勅惟謹有次子曰思聰能
助父潤色烟墨君倚之甚力今秋將婚染瘵疾亡君自
此孤憤無俚生意頓盡又在局不能諧際人事受人齟
齬性素褻鈍言呐呐不能出口而氣紆鬱時傷于心晨

起吮毫嘔血數升須臾遽卒前二日猶詣余有所誣
諉余呼車至局爲告當事未及報而君之訃至嗚呼君
所遭際無甚厄屯達者觀之殊堪一快而君竟以憂死
過矣雖然人不死則其筆墨不貴世之人往往榮古而
虐今常也今竟喪君身以貴君畫或者造物意耶然當
君在生時距門者業已嘯喈難求惟于余執弟子禮甚
恭故隨索隨獲因之亦不甚護惜而今則斷紙零縑如
明月夜光不可再得矣悲夫君事親孝待弟睦交朋友
信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尊人宗香公壽九十餘
君年僅五十六父子受命不同如此娶汪氏子四人有
方竹軒詩集若干卷以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葬。于。聚。賢。門。外。之。宋。村。

銘曰。古。人。有。言。死。生。大。矣。君。殉。亡。兒。母。乃。太。矣。想。恃。其。伎。有。不。朽。者。在。耶。不。然。則。是。帝。玉。樓。成。召。君。畫。耶。

翰林院編修程君魚門墓志銘

乾隆甲辰秋魚門之喪歸自秦中乙巳十二月二日塋
于金谷之鄉家山其老友袁枚哭且奠爲銘其墓曰君
程姓名晉芳字魚門一字藏園先爲程伯休父之後祖
居新安治董于淮父遷益生子三人長原衡季述先君
其仲也乾隆初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蓄聲色狗馬
君獨悄悄好儒磬其貲購書五萬卷招致方聞綴學之
士與其討論海內之略識字能握筆者俱走下風如龍
魚之趨大壑君不能無用世心屢試南闈不第試京兆
不第亡何藍務日折閱而君舟車僕邀資覺溫卷之費
頗不貲家漸中落年已四十餘癸未天子南巡君獻

賦 召試行在賦江漢朝宗詩四章 天子嘉之拔策

一賜中書舍人再舉進士改吏部文選司未幾 天子

開四庫館諸大臣舉君爲纂修議敘授翰林院編修分

校禮閣得士若干君耽于學見長凡濶案輒心開鋪卷

其上百事不理又好周戚友求者應不求者或強施之

付會計于家奴任盜侵了不勘詰以故雖有俸有飲助

如沃雪填海負券山積勢不能支乞假赴陝將謀之中

丞畢公爲歸老計時酷暑索逋者呼噪隨之君已衰老

乘舟棧車行烈日中頓撼失食飲節又聞西陲兵起氛

甚惡不能無悸遂病至中丞署中一月死年六十七嗚

呼君交滿海內而與余尤暱未乞假先致書托覓屋余

喜甚謂老可不孤。擬某士將向君薦某處。與君避某
文字。將待君決可否。部署暗定。遲君之來。不料在嶺南
孫中丞補山告君死時。方召食。驚泣至失匕箸。歸舟惻
惻行五六千里。不能釋君于懷。念君重仁襲義。德施于
人。食報未副。其量然。又念君所難者。科名而卒晚遇矣。
所乏者。子嗣而兒生已五周矣。所樂者。書史而四海九
州之秘本。大內之所藏。已目飽矣。且使終于京師。慮
所以歸其櫬。恩其遺孤者。恐不能如畢公之周摯而恢
宏。然則天之所以報施善人。似無知。又似有知。君秀眉
方頤。髯飄飄然。左右拂吟。論意得濶。步搖簌袍。襦風生
與人言。暖暖姝姝。若恐傷之。雖臧獲無所凌。辭遇文學。

人慄然意下敬若嚴師雖出已下者亦必推轂延譽使
滿其意以故京師語曰自竹君先生死士無談處自魚
門先生死士無走處竹君者君之座主朱學士筠也君
學無所不窺經史子集天星地志蟲魚考據俱宣究而
尤長于詩古文醇潔有歐曾遺意所著周易知行尚書
今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各若干卷勉行齋文十
卷戢園詩三十卷初娶蕭氏再娶汪氏俱先君亡先嗣
子漸後生子溧女一人贈君葬地者松太巡道章公攀
桂贈葬費者陝西巡撫畢公沅也例得附書銘曰天與
之氣春也玉與之情溫也不踐生草麟之仁也儀于虞
廷鳳之文也秦誓休休一个臣也胡爲乎僣其身客死

于秦也不節之嗟嗚呼哉君也雖然更千百年士林下
馬而棘刺不生者君之墳也

錢太恭人墓志銘

乾隆乙未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上書房行走錢辛楣先生督學廣東奔封公喪歸里服
闋後因太恭人年高不復起侍養七年今秋太恭人
薨于嘉定里第先生卜塋有日屬枚銘墓枚伏念先生
以績學清望熱伏海內于二千年金石文字尤所詳審
枚不文何能爲役然此是何如重任數百里外不他謹
諉獨通書命枚或者覽所述作其亦有以取之耶知己
之感子姓之誼均不敢辭謹按其狀而銘曰

錢太恭人黃渡沈姓生而媿媿其儀端靜習禮明詩少
成若性長勤婦功勛師以敬歸我封公小山巾憲式好

無尤鷄鳴戒旦旁和菜魚上順尊章小心精潔令聞聿彰飭爨雍爨虔奉烝嘗執鉞織紉罔聞曠黃煩擱涕舊衣柔飭香雨老康娛戚隣交慶君姑有疾恭人如子夜不弛帶抑搔診胝既歿而髮毀瘠無已屏斥佛經恪遵士禮慮舅神傷晨夕曲體稱說家常俾舅色喜舅也懼止婦也勞止以愛及愛恩及小姑姑嬪沈氏與婿同殂孤甥捧檄遠官黎平甥有稚女伶俜難行恭人留之撫若孫曾有姊有姒如兄如弟始也居同後也室異腰膺歲時壺殮相繼何以贈之縑三纁二族子彌甥偶來起居輒與情款孔晬孔愉弄藥爭花紛其座隅餘須侮甬仁心矜哀曰彼不才方爲輿僮何所不容而督咎哉以

斯懿美儲休啓佑大順禔禧鱗羅輻輳篤生二子大昕
大昭夔室以居折衷以教家素食貧燃糠代膏幼聲書
聲。万。谷。爭。高。育。成。名。儒。羽。儀。

聖朝

聖主南巡大昕獻賦口銜日光躬沾湛露再提南宮再
登瀛路嶺海衡文青宮作傳嚴徐抗肩夔龍接步學士
詹事官階崇隆宜人恭人重疊晉封花釵金鑲其光熊
熊大昭淵雅天生伯仲指日速飛雙丁兩宋一婿五孫
咸光家術人之視之門楣華重誰知恭人大行不加身
膺翟弗手治臬麻七纓之衣三簋之享熏熏熙熙就兩
家養可逸勿逸雖休勿休日導穀氣以消滯留緇母神

明方希大。耄何啻春秋止八十一。辛丑重九。厥後五日。
離瑜復位。靈萱掩邑。卜茲練川。與封公合。鬱鬱佳城南。
岸。矩角詹事。與枚垂老。膠漆賞奇。析疑益我。知識詹事。
益我實太。恭人德我。感德不讓。敬撰銘文。千秋女史。視
此貞珉。

袁母韓孺人墓志銘

吾家有節母曰韓氏孺人年十九來歸奉直大夫候選
知州柳村公爲筵室事正室汪宜人甚謹內無違言生
子一女一柳村與宜人相繼亡孺人疑疑守志教其子
廷禱事嫡兄廷標甚謹外無違行旣長爲娶著姓毛氏
女爲妻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孺人四十生辰廷標廷禱
謀所以壽孺人者孺人泣曰古稱嫗嫗爲未亡人言當
從夫而亡也我昔以撫孤故未亡則家人雖視我尙存
而我之自視久已亡矣今日壽是道吾志而增吾悲也
奚可哉越兩月孺人果亡蘇州巡撫閔公請旌於朝廷
禱以■年■月日將耐葬孺人於■先期走幣來請

余銘余宗人也。又舊史氏也。誼與職均不當辭。銘曰。
三星五曜。嚙彼東方。協耀月儀。降於吳閭。婉孌莊姝。令
聞孔彰。吾宗聘之。嬪然成行。克相良人。鈎考家務。塲出
廩入。圭撮靡悞。嘯不倚楹。織常當戶。金井微行。從無亂
步。敬事民母。嫫忽毋虞。煩擗衾裯。漑濯盤盂。丹心寸意。
二女同居。人之視之。如婦從姑。一旦溘然。所天不祿。露
紉爲髮。歛簞而蜀。曾曾稚子。麻衣削削。乃勤撫字。息影
高樓。手所拮据。齊縷秦綰。衣不采績。儻不珍羞。風晨花
朝。背人涕流。一十五年。志如一日。教兒受經。爲兒授室。
兒有至性。孝行肫肫。設悅之辰。將召樂人。將會宗親。母
曰。嗚呼。是豈余懷。單昆寡鵠。不集春臺。蓼衣萑釵。不稱。

尊。壘。捐。汝。俗。禮。完。我。心。齋。昔。我。未。殉。爲。汝。童。蒙。今。汝。成。
立。我。事。已。終。將。往。九。京。告。於。而。翁。果。然。是。秋。示。疾。不。起。
玉。女。峯。傾。婺。星。沉。矣。頗。似。叔。孫。祈。死。得。死。今。之。良。媛。古。
之。君。子。卜。於。剛。曰。將。耐。佳。城。松。兮。比。貞。水。兮。比。清。爲。衛。
共。姜。爲。魯。陶。嬰。千。秋。萬。齡。旣。固。且。寧。

福建布政使錢公墓志銘

乾隆辛未天子南巡先一年卽頒聖諭不累民間一草一木而兩江總督黃廷桂初辦供張性又嚴急不能仰體聖意民有譏言吾鄉御史錢公據實叅奏天子立召見問汝語從何來公云風聞奏事臣之職也所奏不實臣之罪也臣無所辨若問所從來臣不敢妄引他人致塞言路上臆其言黃聞之頗加斂束民情大安當是時黃威嚴有恩眷公卿百僚無敢撓其鋒者聞公奏爭來窺觀疑必有謬譌不羣之狀及見公則謙謹和顏弱不勝衣皆大驚稱爲仁者之勇枚年十二卽與公同入郡庠交好五十四年故知公爲尤深公諱

琦字相人號璵沙晚年自號耕石老人以乙卯舉人丁巳進士入詞林轉河南道御史工科給事中出爲常鎮道調江安糧道陞江蘇按察使再陞四川布政使引

見上問公家世公奏臣母八十七歲上爲惻然曰

汝且去公謝恩出未一年調江西再調福建福建雖

鄰浙省而多灘河難奉板輿公屢思終養以受恩深不

敢奏旋奉旨錢琦以京堂補用公方束裝又奉旨

錢琦有老母在家可卽終養不必來京及服闋入都公

年已七十有五正思乞休奏稿繕矣奉旨錢琦年力

就衰着以原品休致嗚呼公以一介孤寒旁無援引而

竟膺內外重任是非公之所望也養親乞歸是則公之

所望而不敢遽陳者也。皇上于公所不望者用之以盡其才于公所不敢自陳者恩之以副其意而公遂能事君事親進退寬然以其餘年會耆英而聯洛社康娛文宴大耋考終今之士大夫如公者有幾人哉然非公四十年之積誠砥行上下交孚亦不能格。天如是之深也。公初生時鄰婦劉氏夢大官張軒蓋抱一兒傳呼入室喈曰悞矣尚在左壁俄聞人馬聲嘈嘈都往公家及旦婦來奔告則公已生年十五受知于仁和令胡公作柄胡每月集諸生會文公所居渙塘離縣署廿里許四鼓卽起從武林城外走西湖長堤候清波門開天雨則脫屣踏亂石中兩踵血流胡公憐之留署中讀書未

幾胡公罷官公益困謀生市塵手一卷偷吟有族叔某
哀其志挈以歸命卒業焉公自幼攻苦食淡于人世紛
華名利視若浮雲每遷一官得一職自覺過分誓以身
報主恩絕無顧忌常慮不能瓦全賴皇上屢稱公
謹慎而公亦清而和坦中率真人一望知爲賢者所遇
大府如尹文端公陳文恭公阿公爾泰皆同道爲朋深
加敬禮卽有一二上游如楊景素輩風趣格格不合然
知公素行高書生無他腸卒亦不能中傷也臺灣舊例
生番殺人地方官處分比熟番加重公奉命巡臺灣
有彰化生番殺內地兵民公據實奏聞總督狗庇武員
奏與公異上嚴旨責公覆奏或勸公改前奏以順

督臣之意公不可曰生番殺人熟番抵命是以人命爲兒戲也執前奏益堅會斷獄者以生番搶去人頭不能定案乃各處剖棺借新死人頭以充所殺二十九人之數滿城哀號有謀叩關者總督聞之慚悔病死新督崔公據實上聞番案始定而天子亦召公還都旋奉

命稽查裕豐倉初蒞任卽有番役李五等橫索倉規公叅奏奉旨將李五枷示并將例設四十名番役盡行裁革辛丑南巡有站道旗兵肆橫瓜州公觀察常鎮啟知總督轉奏上卽命公監斬公常自言我雖信理而行然非遭逢聖明恐一事不能辦而禍且立至矣又常言平生自勉者惟虛心實力四字以故聞過必

改有功不矜集益廣思芻蕘必采按察蘇州時詢余利弊余陳說十餘條公次第張施吳中父老抄所張告示爭相傳播訪貪酷吏二人劾其一而公已遷餘一介某得漏網焉福建災公方議捐賑忽訛傳海寇薄城時已二鼓將軍約總督用兵公不可曰現今城外災民數萬大兵一過必生事端倘有寇來藩司可以折箠笞之總督意解明日再探果無影響戊辰上考翰林公欽取二等第八名以故疊掌文衡乙丑分校禮闈丙子分校順天鄉試乙卯主試江南皆以得士稱所取錢文敏公錢士雲蔣元益三侍郎其最著者也性尤真摯人有誣謬不可者面覆之已負諾責則終夕拳拳必踐之而

后卽安所得清俸塋戚里二十餘棺雅不喜陰陽佛老家言幼時路遇遠方尼謂稱皇姑設法誘衆公戲作檄討之流傳至太守魏公處魏夸公奇章而責逐妖尼魏諱定國後爲名臣巡撫皖江者也公見解議論往往與余相合余每還杭州先趨公所去春公已殯殯在床喜余到猶力疾絮語及余起程走別公公五鼓已亡體尙溫未殮余得承衾一慟方知公愛余雖死尙留一面以相待嗚呼其可哀也已祖世英父永賢俱誥贈如公官初娶魏氏再娶陳氏子 人孫 人有徵碧堂詩集行世以某年 月 日塋某

銘曰古稱君子世鮮真兮肫肫先生斯其人兮懷文抱

質淑厥身兮不詭不隨欣可親兮立朝謇諤能建言兮
施于四方民懷恩兮飄然歸來賦樂只兮天若私公全
終始兮左湖右山供杖履兮子孫繩繩如雲起兮銘墓
者誰是先生之所喜兮

內閣學士原任直隸總督臨川李公傳 二十七卷

公姓李諱紱字巨來一號穆堂江西臨川人少孤貧好學常負襁被徒步行千里至徽州吳門訪求賢豪江西巡撫鄧公廷極見而奇之厚爲資贈舉康熙戊子鄉試第一己丑進士入翰林安溪李文貞公新城王阮亭尚書俱有國士之目 聖祖知其才從編修超五級爲庶子累遷內閣學士權吏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出爲雲南浙江兩省主考再充辛丑會試總裁被議罷官出視永定河 世宗登極復原官侍講經筵眷寵特隆時九門提督隆科多撫遠大將軍年羹堯俱貴顯用事九卿六曹唯諾恐後而公獨與之抗無所撓屈出爲廣西巡撫

未二年 召爲直隸總督路過河南河南總督田文鏡

勢方張冒整飭吏治之名一疏輒劾十餘員半皆科目
公乍見揖未畢卽厲聲曰明公身任封疆有心蹂踐讀
書人何也田不能堪卽密以公語奏而公于入覲時亦
首劾田之負國殃民漏三下猶侃侃未退退又連章糾
之 世宗頗直公言將斥田而田亦再劾公乖張數事
遂兩有所持猶豫未決會蔡尚書瑛得罪素與公善忌
公者因以朋黨中之 世宗震怒下公于獄命直隸廣
西後任督撫撫公罪狀二臣希 上意互有奏聞于是
下刑部訊鞫得應絞者十有七應斬者六共死罪二十
有四籍其家四壁蕭然夫人所戴釵珥悉銅器也 世

宗知公深本無意誅公特惡其崛強故摧折之冀稍改
悔兩次決囚命縛公與蔡挺同至菜市兩手反接刀
置頸問此時知田文鏡好否公奏臣愚雖死不知田文
鏡好處乃宣旨赦還仍囚獄中亡何世宗傳齊諸

王大臣羅列桁楊鉗鋸諸械召公跪階下親詰責之

天顏甚厲聲震殿角左右股弁而公奏對如常但言
臣罪當誅宜速正法爲人臣不忠者戒世宗爲之霽

威命赦出獄纂修八旗志書在館八年今上登極

召見諭曰先帝本欲用汝也卽授戶部三庫侍郎
尋改左侍郎公揚休山立鬚眉偉然終日無跛倚之容
于古今事宜朝章典故口滔滔如傾河千夫奪氣又絕

少溫顏曼詞與人諧際以故滿朝文武望而畏之然愛才如命以識一賢拔一士爲生平大欲之所存形迹嫌疑漠然不計庚子辛丑兩科倣唐人通榜故事一時名宿網羅殆盡而瓊璫不第者至袖瓦石相隨填公門幾滿以此奪職公終不以爲非乾隆元年詔舉博學鴻詞公已薦六人矣格于例限乃取夾袋中某某名姓于朝房中廣託九卿有吳江詩人王藻者尚無薦主乃交門下士孫副憲國璽薦之孫有難色公大怒責其蔽賢孫不得已長跪謝罪允薦乃已次日其事上聞以浮躁失大臣體錮二級補詹事府詹事丁母憂歸服闋補光祿卿遷內閣學士典試江南閩中得離眴之疾神氣愴

恍與人言絮絮萬語猶不知所謂榜發後中外寂然謂獨是科爲最公然所中雋者名流甚稀公之神明亦從此衰矣還朝乞病 天子命在京調治卒不痊許原官歸里 賜詩以寵其行居家十年薨壽七十八公憂國如家勇于任事不以撓越爲嫌典試雲南歸卽以其地之鹽銅利弊作書告知叅議李公巡撫廣西歸卽以泗城改流調土兵法作書告知總督鄂公過黃河卽以新舊支河宜添兩壩作書告知總督齊公巡漕歸卽以運丁疾苦開河事宜作書告知總督張公起用未一月卽上疏請停揀選分發之例以息奔競寬公罪處分之條以惜人才專百官職司之任以成政化洋洋數千言

上嘉納之公博聞強記藏書五萬卷手加丹黃其宏綱
巨旨都能省記刑部郎中楊某欲試公故意于押赴市
曹時探問經史疑義公對楮衣白刃應答如流楊退而
告人曰李公真鐵胎人也少好陸王之學不喜朱子有
中州貴人某嘗謂公曰陸氏之學非不高明然返之吾
心殊多未安奈何公曰公總督倉場時邀寵進羨餘
不知返之于心可曾安否其芒角皆此類也初公撫粵
時安插一罪苗在安隆州公去苗遁後任撫臣劾公措
置不善世宗命公單身捕賊不許攜粵中兵役人皆
爲公危公行至半途罪苗束手自歸曰吾不可以負李
公其得夷心如此所著穆堂類稿一百五十卷春秋一

是二十卷陸子學譜二十卷子四孝源孝泳孝游孝洋
並登鄉薦孫棠以進士官翰林

論曰天之生才若可知若不可知以公之志高氣盛如
金鐘大鏞雖目昧者亦不陳之庖湍而必登于明堂此
可知者也乃似遇非遇居高位不能終三年淹此不可
知者也使公歛其芒以柔道行之當必竟其所用而卒
使孤行已意屢起屢顛何耶說者謂頗似公家北海一
流然北海以罪死而公榮名考終則其廉儉過之且遭
逢盛世之幸也余弱冠入都袖文請業公極愛李德裕
論一篇大書卷首云盡洗唐鑑中腐語得此痛快淋漓
之作真不覺前賢畏後生矣嗚呼使公得志其功業

亦豈在文饒下哉

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傳

公諱揆字藻儒一字顯菴江南太倉州人曾祖錫爵爲前明宰輔父時敏爲本朝太常寺卿公生而秀整望之儼然左目有赤痣長洲宋文恪公奇之妻以女以康熙庚戌進士入翰林出主山西乙卯鄉試督學兩浙加經筵講官歷遷內閣學士吏部侍郎當是時廣東南海縣缺歲入巨萬有內務府總管某之弟賄吏胥銓注得焉公靳不與曰法當自貴近始故香山令張令憲父子死難其長孫進例得卹蔭滿洲侍郎某嫌年太久有所遲疑公曰張令憲以父子兩性命博一蔭忍以苛文格之耶知府某原籍遼東祖塋在河南巡撫咨部命其奉

祠亡何有請勒令歸籍者公曰某奉部文守祠已數十年一旦驅之出塞此與無罪而遣戍何異奏上 聖祖是之調戶部侍郎再調刑部侍郎先是刑部定讞無漢字供狀公爭曰 本朝官制兼設滿漢原欲其彼此參詳以免偏任今獄詞不錄漢語則其事之是非曲直漢司官何由知之勢必隨聲畫諾非所以昭公正也請嗣後錄供滿漢稿並具奏上 聖祖又是之遂爲定例 聖祖欲懲竊賊詔刑部凡三犯者與強盜同科公奏皇上嚴竊匪原爲安民起見然穿窬之徒往往有屢偷不直一錢者遽以三犯故擬斬未免太重不如仍用舊律尋遷工部尚書再轉兵禮兩部尚書會澤州陳文貞

公薨遂授公爲文淵閣大學士充癸巳會試總裁當是時聖祖春秋高儲位未定公年亦七十餘自念受恩深當言天下第一事遂于丁酉五月密奏請建太子懇懇數千言疏留中是年冬御史某亦奏請建儲聖祖不悅遂并發公疏命內閣議處分忌公者因而齟齬之公止宮門外不敢入聖祖左右顧問王掾何在首輔馬齊奏揆待罪宮門聖祖曰王掾言甚是但不宜與御史同奏汝等票擬處分太重可速召掾來公聞命趨入免冠謝聖祖坐乾清宮手招公跪御榻前耳語良久秘人不能知後五年辛丑正月公復疏前事語加激切三月十三日又有御史十三人柴謙等亦上疏如

公言 聖祖震怒召集諸王大臣降 旨責公植黨希

恩染明季惡習并令覆奏時舉朝失色無敢與筆視者
公就宮門階石上裂生紙以唾濡墨奏臣伏見宋仁宗
爲一代賢君而晚年立儲猶豫其時名臣如范鎮包拯
等皆交章切諫頭鬚爲白臣愚信書太篤妄思效法古
人實未嘗妄嗾臺臣共爲此奏奏上待罪五日 詔王
揆應謫戍軍臺姑念年老免行着其子奕清隨諸御史
代往爲父贖罪當待罪時滿漢文武期門宿衛以至京
師之秀士耆民爭來窺觀稱老相國有愛君之心可敬
然無不咋舌爲公危者慮 上怒之不測也至是乃齊
向公拜賀歌呼先是江蘇多浮糧公密奏明太祖怒張

士誠竊據三吳故困以重額本非平政 世祖章皇帝
深知其非未及施行請 皇上于七十萬壽之期降此
特恩勿交部議以免屯膏疏入留中至是忤 旨方與
請建儲劄子一并擲發公門下士陳瓚朱軾領手歎曰
吾○今○而○知○吾○師○真○古○大○臣○也○不○然○倘○有○他○疏○不○可○以○見
人○者○今○日○并○發○雖○我○輩○殆○難○爲○顏○乎○是年冬迎駕石曹
聖祖望見遣內侍問公起居明年元旦諸大臣上壽
無公名 聖祖發還劄子命列公名以進隨 賜宴太
和殿畢再 召見西煖閣 賜坐命起原官視事如初
公論事務持大體康熙戊戌春升祔 孝惠皇太后議
者欲祔于 上生母 孝康皇太后之下公不可曰

孝康皇太后雖母以子貴然 孝惠皇太后 章皇帝
嫡配也 皇上聖孝格天當 太皇太后祔廟時不以
孝莊躋 端敬之上今肯以 孝康躋 孝惠之上
乎禮部不從 聖祖果以爲非改命 孝惠祔章皇帝
之左而奉 孝康居右己亥元旦日食奉 旨停朝賀
廷臣以爲日食乃一定之數不足爲災公言 皇上借
此儆惕卽孔子迅雷風烈必變之意大臣仰成君德正
在此處御史張建策請浙江開礦公劾其言利滋姦
聖祖六十萬壽開科部臣惜費公言士庶之家主人壽
日子孫童僕尚不吝貲財增榮飾觀况以聖人富有四
海而逢非常大慶乎御史鄭惟牧以科場浮議多出太

學奏監生就試本省毋留京師公曰大學之設自三代迄元明未之或改豈可以一二不肖廢千百年興賢育才之典于是朝賀免開採停恩科開而鄭議亦寢雍正元年正月上疏乞休世宗許之月餘復降旨云朕不忍此等老臣之去着仍留京師備朕顧問亡何公薨子奕清官詹事府詹事次奕鴻河南僉事道

東閣大學士陳文恭公傳

公姓陳諱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廣西臨桂人家本寒素
幼好讀書持一卷蔽門坐惟聞京師邸報必向親友處
借觀之識者皆知其有大志也 雍正元年舉鄉試第
一旋中進士選庶常改吏部文選司郎中遷監察御史
當是時 世宗愍生監代考之弊令自首免罪公奏不
如寬既往禁將來免胥役訪查滋擾 世宗大奇之卽
召見謂大學士曰陳宏謀能識政體必能知文章山西
主考雖籤掣有人改令伊去試竣歸 命以御史銜知
揚州且曰有大事再奏來未幾遷江寧驛鹽道故事淮
商有樂輸一欵司鹽政者傳商人急公之名以空數報

收部文徵取方催輸納公奏停之遷雲南布政使雲南
改土歸流運糧苦遠公建短運遞運之法按程交卸核
數給直增銅厥工本更鑿新礦開采者除抽稅外聽民
貨鬻自此糧運踴躍銅課日增 皇上登極雲督張文
和公薦公視國事如家事 上亦久賢公命巡撫陝西
者四巡撫湖南江蘇者二巡撫甘肅江西河南福建者
一總督兩廣兩湖者一三十年中開府九省所到處必
將各府州境內村莊河道繪圖懸壁環覆審視又將興
革事宜分條鈎考織局必周久遠必計刻苦經畫寢食
以○之○久○之○編○次○成○書○瞭○如○指○掌○有○戚○友○官○某○地○者○輒○來○
借○觀○公○亦○竊○喜○自○負○曰○此○吾○歷○任○宦○囊○也○江○西○南○門○外○

羅絲港爲贛江分流冲突城垣公築石隄捍之港下爲黃牛洲上爲生米渡民多病涉公造浮橋利濟其行陝無水路惟商州龍駒寨通漢江灘險僅行小舟公修濬鑿除遂成康莊在江南疏排六塘河之丁家溝展寬邵伯之金灣壩開徐六涇白茅口以洩太湖築徐州蘇家山隄以禦河漲卽以開溝之土築圩護田中通渠洞爲旱潦備其過窪者改令種蘆蠲免其糧金川用兵公奏添設腰站又奏添棧道驛馬伊犁用兵公奏驅瓜州回民遊牧吐魯番舊地免生事端又奏官茶壅滯不宜改交折色福建臺灣米賤例禁外糶民出洋者例禁歸里公奏請開寬上皆嘉納之尤喜民種樹鑿井在河南

植堤柳無萬數在陝鑿井二萬八千有奇造水車教民
灌溉又考函風以陝本蠶桑之地乃立蠶局募機匠織
縑上充歲貢其他義倉鄉學隨地建設州縣入見如老
嫗訓兒諄諄絮語不憚舌敝雖秦土燥寒公去後桑樹
半萎屬吏希公意至有買南絲充秦紬秦絹以爲媚者
然信古受欺識者皆嘉公之志也乾隆二十八年遷兵
部尚書入都尋調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經筵講官再
授東閣大學士仍兼工部尚書 賜第 賜紫禁城騎
馬年七十六以病乞歸 上賦詩送行 賜御用冠服
命經過處地方官二十里以內者出境護送行至山東
韓莊而薨 上聞哀悼賜祭塋諡文恭公任事不分畛

域亦不避嫌疑在湖南時聞江南災奏運楚米二十萬石以助賑在西安時聞甘肅軍需少錢請撥局錢二百萬貫以濟餉上嘉其得古大臣體任雲南布政使時奏廣西巡撫某虛報開墾任兩廣總督時奏商人借帑作鹽本上嫌公護鄉里交部處分一貶天津道一調回江蘇又嘗忤雲貴總督慶福慶密劾公亦交部處分革職留任未幾慶以誣罔賜死廣西後撫楊錫綬覆奏開墾果虛由是公冤益白而公眷益深公與相國尹文端公雖同年同官而風趣迥殊尹高明寬和了事多從容公終日刻厲無幾微閒然最相得在上前彼此薦引公歸時尹已卧疾兩人訣別床前及公舟過德州

病委頓矣。接尹訃。猶頓足哭曰。回船我欲一奠尹公。靈前家人勸之。再始止。未兩月。公亦亡。壽七十六。公強毅自信。頗堅然。亦虛衷聽納。治水天津。常乘小舟。咨詢于野。得放淤之法。令水挾沙而行。從隄左入。隄右出。如是數次。沙沉土高。滄景一帶皆成沃壤。公喜曰。此非吾策教我者。老河兵真吾師也。嘗向枚自悔疾惡太嚴。枚曰。公言未是。如果惡耶。疾之嚴亦何妨。所慮是過也。非惡也。又恐懼善爲惡。則嫉之且不可。而況嚴乎。公悚然謝焉。所薦人才如大名道陳法通。政司雷鉉。荆南道屠嘉正。皆人望也。所著有在官法戒錄。學仕遺規。培遠堂奏疏稿。無不以兄子鍾珂爲後。

施秉縣知縣蔡君傳

蔡君諱謹字經山金陵上元人少爲弟子員伉健尚氣有營弁某凌人於塗君怒擒而搏之某訴有司有司笑曰而武人耶辱於儒士尚何訴也以雍正元年舉人補貴州施秉縣知縣施秉者原偏橋衛也去舊施秉九十餘里當黔省衝爲滇南之襟喉苗民雜居向設遊擊官率兵鎮守雍正六年奉 旨清理苗疆當事者誤偏橋爲舊施秉地方謂離台拱大營僅里許足資彈壓奏裁此缺十一年君抵任力請於大府仍復舊制大府韙之然猶豫未決十三年苗叛破黃平凱里岩門諸城進攻施邑邑距黃平七十里無一兵寸甲民聞警逃君止之

不可乃手握刀槩練鄉勇家丁百餘人登城捍禦他邑有來奔者縱之入給糧安置揀其壯者從軍夜然棒香萬枝遍插城頭苗疑礮火如星不敢逼苗攻南門陰使其黨自水門入君偵知之密造釘板埋四路苗黑夜跳足來爲釘所刺仆苗憤用火箭射北門門內草房焚君預備水龍數條激浪如雨高數丈火不得熾一女苗有妖術張五色繖畫符左右兩端公誦咒舞標槍衝陣君噴烏雞血厭之而預設伏兵待之大破之君前後大小三十七戰自夏徂秋不解甲卧者九十四夜羣苗奪氣各走散一城獲全貴州總督張廣泗上其功天子擢授大定府通判未赴任又奉檄勘各處兵災兼清理新

城苗寨在道勞頓受瘴病昇回施邑卒卒之日其所得俸罄于賞兵家無一錢邑人罷市致奠助其柩歸建廟勒石朝廷蔭其子寢爲監生所騎豆青馬龍種也每戰跑踣先登君卒馬不復食後十日亦死

贊曰古文武無分途蔡君故文吏也能建武功真古豪哉相傳君抵任時施秉人多睨君而笑謂其貌類邑中城隍神厥後臨危制變保障一方至今人呼施秉城爲蔡城然後知士君子寄百里之命血食不絕亦若有數存焉而非偶然者

雪溪李先生傳

先生姓李諱東紹字見南一字雪溪爲唐西平王晟之後由臨洮遷吉水再遷東粵高祖麗元公卜居信宜父乾學歲貢生生四子先生其仲也年十八補弟子員旋試高等食餼當是時蘇州惠公士奇以名儒督學粵東教諸生崇實學一時摩研編削之才岌然蔚興然能雄其間者亦往往罕見惟先生秀出儕輩以貢生拔于鄉惠公喜自負以爲常袞之得歐陽詹不是過也爲張酒所歌鹿鳴而送之入京師遊太學名噪公卿間秋試見厄歸益肆力于經史子集禮樂河渠諸務鉤考叅稽以待有用選合浦縣教諭教諭故閒曹先居此職者不自

貴重每荷大府與流外偕進退先生遵會典儀適雖一揖不妄下完治學舍平其庸庠訓弟子經義月課而旬會之餐錢外主撮不受同僚來刺探輒謾曰是茆茆束修耶已如數獲訖矣蓋不肯以苛廉律人也性尤篤誠無譎語雖餘須臾養輩不以集詣遇之居喪柴瘠期功不嫁娶兩試廣州遭友于之戚竟橐筆歸躬視醫藥含殮平居不以言智先人善之所在如水趨壑施淖糜資蒙袂者建畧勺濟病涉者構區廬鳩焚如者張榻槩表野堦者焚畫指券蠲代耕氓租凡所張施一以提躬澤物爲務以故鄉里熱服雖僮子鰥夫靡不徹席側行師承父事或素未測交資千金質劑來托或相寇艾紛爭

居間者百數卒不解得先生一言渙然氷釋卒之日遺
邇泣弔者千餘人嘻誠能動物先生殆古所稱陳仲弓
王彥方一流耶考之禮瞽宗祀于學鄉先生祀于社如
先生者不祀何待卒年六十二私謚文裕先生夫人
氏子五人



以甲科顯四子宜隨字鑑川寶山縣知
縣與余先後同官故余于知先生也詳

贊曰粵東學使自惠公後十餘年有高邨王公安國繼
之旋撫是邦入爲大宗伯二公皆君子也操執欵欵咨
所許可獨于先生交口之不置然則先生梗槩亦可想
見第人有疑者先生踐履平實居句如矩而嗣子鑑川
好心性之學多所除掃以詣幽元似與先生相儔而馳

不知惟誠故明。彌樂之土。必生水精。鑑川資于父者厚。故其得于天者高耶。

李孝子傳

嘉定之曲江里有孝子曰李維煌字裕光宋贈太師端伯公之後父岩士生孝子十年歿家無旨畜母詹孺人鍼衽以供孝子出就外塾泣曰養親兒職也兒不養母乃藉母養兒兒心何安遂棄書史勤耕作市珍怪之食進之母而已甘食淡焉母病喉勺飲喀喀不下者三晝夜矣孝子呼天求救母夢神人刺以針曰哀而子之孝也覺一汗而愈雍正七年秋海風起城中生波濤孝子居故穿漏夜半屋搖搖然孝子趨負母伏几下俄而前後廬舍崩所避處獨完孝子父亡逾年大父亦亡孝子雖終喪不吉服不與賓筵曰古不葬不釋衰今窀穸未

營某方負疾敢施施如平常時耶及其塋也時居嚴寒體故羸手炭土僵大雪中治冢匠數人蘊火覆之淪以湯乃蘇年五十卒卒時抱母大慟囑其孤某善事大母聲。謠。謠。不。絕。乃。暝。相。傳。其。幼。時。居。父。喪。寢。苦。塊。中。哀。號。三。年。每。出。入。隣。人。指。曰。小。孝。子。小。孝。子。蓋。其。天。姓。然。也。乾隆三十年大吏聞于 朝建坊曲江里立祠其旁。論曰孝經一書聖人所以爲人子訓者至矣然世人方讀書以求孝而李氏子獨因孝以廢書何耶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古之能率其性者無俟于教也不然慈烏反哺羔羊跪乳彼所讀何書哉

松潘鎮總兵宋公傳

公姓宋名元俊字甸芳江南鳳縣人以武進士任四川城守營守備遷阜和營遊擊乾隆三十六年夏金川酋索諾木襲殺革布土司其黨小金川酋僧格桑亦發兵侵明正土司據班爛山阻官兵進路被害者相繼告急總督阿爾泰知公素得夷心命抵賊巢責問原委公至刮耳崖索諾木迎謁詭以革番內變爲辭公知其詐歸告阿公曰兩酋掎角爲姦雖陽恭順而陰怙惡非壹大創不可如興師當先取小金川卽獻三路進兵之策一從班爛山直探小金門戶一從堯磧截取甲金達山梁救達圍而趨美諾一繞小金川尾闔由約咱進攻遜克

宗阿公以其計奏聞 上命副將軍溫福提督董天弼

分路進兵總督阿爾泰駐劄後路居中控制當是時蜀
救寧日久文武恬熙一旦軍興相顧暗嘆兩金川地勢
奇險礪卡柴立兵將未言色沮公獨能聚米借籌歷歷
指畫于是諸將軍運糧出戰一切惟公是詢公探知小
金川所佔明正之達頂山梁與巴底巴旺毗連密令叅
將薛琮挾巴酋暗擊山梁而自統兵從甲楚渡河攻之
賊腹背受敵大驚奔潰收復納頂礪寨百餘卽用納頂
土百戶爲前導直搗約咱賊愈困聞

天兵至卽走登時提督董公破甲金達副將軍溫公收
復班爛山再克卡子 上嘉之擢松潘鎮總兵賞花翎

時三十七年正月十日也。計進剿小金川未及五月而
侵地全收。聖諭褒美公愈感奮。將直搗賊巢。旋奉將
軍命調回籌辦什咱事宜。受代而行。方攻奪河東時。小
金川求救于索諾木。索諾木許之。將襲我後路。公得巴
爾密報遣使至刮耳崖罵責之。索諾木知情得撤回原
兵于要隘處。增礮固守。公請于制府曰。大金川逆形已
露。不可不誅。然犯險強攻。徒損士卒。不如即用革布逃
酋。其人有報警雪耻之心。尤悉地形。可使也。遂密遣番
民乘夜踰山約諸酋連結各寨爲內應。而自率遊擊吳
錦江等由節木郭度河據勾藏橋。舉砲爲號。革番從內
突出與官兵合力夾攻。斬千餘人。進圍丹東角洛。收復

革境三百餘里事聞上愈嘉獎賜荷包寵異之先是公別遣守備陳定國潛赴綽斯甲布土司屯兵甲爾壟壩上聽候調遣人莫知其意及革境全平金酋畏綽土司之躡其後不敢傾巢出戰大兵雖在東南而制勝則在西北甲爾壟上雖按兵不動而金革兩處已扼咽喉公筭略深沉皆諸將所莫及時上意大兵乘勝即可擒取索諾木而公言兵少未可輕進爲制府所劾調回大營隨卽革職鬱鬱不得志病卒于軍年五十八公長身竪立音響如鐘聳尺許望而知爲偉人料敵審勢毫忽不爽初收復革番所用兵不過千許及進攻金川公建議北路必需三萬人當事者疑公怯不聽所請卒無

成功後副將軍明公廣集漢兵士兵三萬人先通路後進兵其言始驗公待士信用法嚴與叅將薛琮交最厚攻小金川時制府重公命以遊擊領兵節制諸將公磨利刀與薛約曰某地某日會我後至君斬我君後至我斬君及公至所期處而薛逾二刻始來公遣飛騎持刀呼取薛叅將頭薛望見笑曰薛頭與賊不與公也奮前奪數綢反公猶手縛之請罪于制府以功論贖乃已先是馭番者平時視若草芥及蠢動又畏如虎國家所賞緡帛易以罽濫酋叩頭領謝去歸視大恚笑擲于路公有賞必佳物其人輒喜相告或舁公抵其巢率妻若女環侍左右公賜以茶烟簪珥兒子畜之小不循法立

加笞呵威悚息聽命打箭爐邊關以外官將行李俱畏
夾壩出沒惟公與果齊盛太守之箱篋蠻夫爭爲背負
或遺于路必擎送行幄諸番小有動靜先來告公以故
凡所料判動合機宜死之日番人刳面環哭聲振巖野
平居以忠義自許思立功名然性剛能恤下不能事上
偶有議論慷慨迅厲旁若無人以致讒忌者衆身後家
籍沒兩子戍邊有張芝者以走卒隸公麾下拔至叅將
四十一年春大將軍阿公桂平定金川凱旋時芝書公
戰狀抱一冊哭陳軍門將軍代爲奏聞邀恩赦其子
歸人莫不嘆張能報德公能知人

先妣章太孺人行狀

嗚呼枚辭官奉母垂三十年太孺人壽將滿百神明未
衰海內之人知與不知爭來問訊以爲儲休啓祐所以
享此遐齡者必非無因枚亦思有所稱引以宣揚太孺
人之徽音而曾曾未逮今年春太孺人抱恙枚不孝醫
巫不具又不能籲天請命致永訣慈顏擗踊之餘自傷
白髮知喉離膝下亦不多時恐一息不來而半詞莫措
則人子顯親之志遺恨彌深此張憑誄母之文伊川狀
母之作所爲泪墨交揮而不能自已也謹按太孺人章
姓杭州耆士師祿先生之次女年二十來歸先君慈和
端靜所居之室馨歎無聞當是時寒家貧甚先君幕遊

滇粵寄館穀贍其家萬里路遙家書屢斷太孺人上奉
大母旁養孀姑下延師教枚半取給於十指間每至賒
貸路窮旨畜告匱輒嘿嘿然繞樓而步枚與諸姊妹猶
啼呼索飯不知太孺人力之竭心之傷也及枚髫年入
學旋即食餼弱冠舉鴻詞科旋入詞林乞

恩歸娶一時戚里姻族爭奔趨懽賀爲太孺人光榮而
太孺人惓惓如常與枚作孩提時無以異也壬戌枚改
官縣令四任花封祿養稍厚人爲太孺人慶板輿之樂
而太孺人惓惓如常與枚在詞館時無以異也壬申枚
改官秦中念太孺人年衰陳情乞養僑居金陵之隨園
園中頗饒亭榭水木清華人爲太孺人慶烟雲之奉而

太孺人情愔愔如常與在枚官衙時無以異也蓋太孺人天懷淡定處困履亨不加不損憂喜之色不形於造次其教枚也自幼至長從無笞督有過必微詞婉諷如恐傷之嘗謂姊曰汝弟類我顏易忸怩故我不以常兒待之枚因此愈加悚懼常伺察於無形無聲之間有不懌必痛自改悔俟色笑如常而后卽安晚年抱孫頗遲人以爲憂太孺人絕不介意曰吾兒居心行事必當有後如其無之則亦命也吾何容心焉前年弟阿品生男枚抱以來去冬新娶鍾姬有娠太孺人爲之欣然嗚呼其應嗣者太孺人已得而見之矣其將生者太孺人猶未得而見之也雖雄雌未卜而兆已萌芽偏使免乳嬰媿

不及待大母含飴一弄是則人倫缺陷枚不能不抱恨
於終天太孺人不持齋不佞佛不信陰陽祈禱之事針
黼之餘手唐詩一卷吟哦自娛僮僕微勞必厚犒之鄰
里賤嫗必禮下之脫肉作魚味倍甘鮮子婦學之卒不
能及年年花開時諸姬人循環張飲爲太孺人壽太孺
人亦必婆娑置具行答宴之禮常戒枚曰兒無他出明
日阿母將作主人也嗚呼痛哉此情此景在當時原早
知難得故刻意承懽亦不圖色笑難追一轉瞬而杳如
天上彌留之際筋骨不舒或爲搔摩輒曰汝手勞盍少
休又曰夜已深矣汝且往眠其仁心體物臨危不亂如
此卒時召枚訣曰吾將歸去枚不覺失聲而慟太孺人

訶曰人心不足兒癡耶天下寧有不死人耶我年已九十四矣兒何哭爲舉袖爲枚拭淚而逝嗚呼痛哉人世以百齡爲上壽再假六年太孺人便符此數天何吝此區區者而不肯賜與耶抑去來有定未可強留耶不然則終是枚調護無方奉養有缺而致太孺人之沉綿不起也此年來枚於古人中百無一慕惟唐詩人邱爲行年八十尚有高堂私心竊向往之今而後方知古人之難及也枚雖蒼蒼在髯而太孺人視若嬰兒每入定省必與一餅餌一果蔬詔以寒暄詢其食飲枚亦陶陶遂遂自忘其衰今而後枚方自知爲六十三歲之人也侍膝下愈久離膝下愈難晨昏起居誤呼阿孀瞻望不見

神魂倏倏雖苟活須臾而生意已盡嗚呼尚何言哉尚
何言哉太孺人生於康熙乙丑八月二十三日歿於乾
隆戊戌二月九日四女三寡依杖以終二姊年七十事
母尚健孫通四歲女孫三俱未適人不孝男枚謹狀

書馬僧

江寧嚴星標馨常熟徐芝仙蘭皆以耆士在陝督年羹
堯幕府雍正元年青海酋羅卜藏丹津不順

憲皇帝授年爲撫遠大將軍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威
將軍率兵討之功成年以徐嚴二叟年衰贈金幣送歸
宿蒲州有兩騎客來狀虓猛所肩行李擔鐵也天明行
晚復來宿心悸之卒無如何又客館逢二僧皆猥黠少
年二叟目之一僧吳語云誰無眷屬何看爲始知其一
爲尼急亂以他語出不敢按站行十餘里卽宿僧來排
闥踞上坐揚其目而視之曰我疑若書生也乃亦盜耶
橐內赤金二千從何來二叟駭曰天下財必爲盜而後

得耶朋友贈何妨僧曰若然二君必年大將軍客也曰然曰幾殺好人起挾女尼走東廂酌酒飲倚而歌聽之秦聲也抵暮兩騎客亦來解鞍宿西舍庭月大明二叟閉門卧僧獨步簷外嘖嘖曰好馬好馬亡何兩騎客去僧闖然叩門嚴寇挺身出曰事至此尚何言行李頭顱都可將去但有所請于和尚指芝仙曰此吾老友七十無兒殺之耶釋之耶僧笑曰我不殺汝先去之兩騎客乃殺汝者也詰其故曰凡綠林豪測客囊皆視馬蹄塵金銀銅分量望塵了然兩盜雛耳雖相伺而眼眯誤赤金爲錢鏹故不直一下手然非我在此二君殆矣問僧何來曰余亦從年大將軍處來也公等知將軍平青海

是誰助之功耶。余故吳人，少無賴，好勇，被仇誣作太湖盜，不得已逃塞外。隨蒙古健兒盜馬，久性遂愛馬。亡何見岳公鍾琪所乘彪彪然名馬也，夜跳匿廐中，將牽其韁。未三鼓，公起，親自飼馬。四家僮秉燈至，余不能隱，被擒。公上下視，問行刺者乎？盜馬者乎？曰：盜馬。問：白曰闌入者乎？夜踰牆者乎？曰：踰牆。公微瞠，若有所思。秣馬訖，命隨入室，案上酒肴橫列，公飲巨觥，而以一盞見賜，隨解衣卧大軒。遲明，公起盥沐畢，喚盜馬人同往大將軍府。公先入，良久聞軍門傳呼曰：岳將軍從者某賞守備銜効力轅下。岳旋出，上馬顧曰：壯士努力，將相寧有種耶？亡何余醉與材官角鬪，將軍怒，賜杖甫解袴，岳公至曰：

我將征西藏爲汝乞免汝從我行時雍正二年二月八日也。公命侍衛達達西寧總兵黃喜林各領兵先自領五百人爲一隊約某日會于青海界之日月山至期天暮公立營門諭二領隊曰此行非征西藏也青海酋羅卜藏久稽天誅昨其母與丹津紅台吉二酋密函乞降機不可失手珠寶一囊金二餅顧余曰先遣汝召賊母來賊有城甚高非善踰者不入賊營帳四上有三紅燈者其母也對面帳居羅卜藏左右帳居丹津紅台吉二酋珠寶與金將以爲犒此大事汝好爲之解腰下佩刀授余余受命叩頭公起身入天大霧余乘霧行三十餘里至賊城騰身而登果帳燭熒熒然母上坐三酋侍側

母年六十許。面方髮微白。披紅錦織金袍。叱余何人。余曰。年大將軍。以阿娘解事。識順逆。故遣奴來問好。囊寶貝奉贈。金二餅。餽兩台吉。三人聞之。喜叩頭謝。余知功將成。昨曰。將軍在三十里外。待阿娘。阿娘速往。三人相顧猶豫。余解佩刀。插其座。趨厲聲曰。去則去。不去我復將軍。其母曰。好蠻子行矣。上馬與二酋隨。十餘騎行。不十里。岳公迎來。將其母與二酋交達。龜黃喜林分領之。須臾。前山火光起來。道礮發。斬母與二酋。回入軍營。次日。謀者來報。羅卜藏丹津已逃。準噶爾部落岳公命竿三頭狗三十三家。台吉皆震悚乞降。二十二日至。年大將軍營。往返裁十有五日。三月朔。凱旋。岳公首舉余功。

大將軍賞游擊銜余指軍門謝岳曰某杖此僅半月耳
大丈夫何顏復來願辭公歸別思所報公笑曰咄吾知
汝終爲白頭賊也厚賜而別歸次涇州宿回山玉母宮
昵妓女金環年餘資用蕩盡不能歸憶幼時習少林寺
手搏法彼處可棲遂與金環同削髮赴中州苦無馬逢
兩盜騎善馬故奪之二叟不信曰彼不受奪奈何僧笑
拉二叟出視廐則夜間已將兩盜所肩鐵擔屈而因之
束二馬首于內不可開二盜氣奪故遁去言畢挾女尼
舒其擔牽馬門外拱手作別曰二君有戒心勿北行可
南去凡李衛田文鏡兩總督所轄地方毋憂也後三十
餘年二叟亡嚴之孫用塢過河南登封縣遇少林僧論

拳法曰雍正初有吳僧來傳技尤精然無姓名好養馬
因稱馬和尚後總督田公禁嚴僧轉授永泰寺尼環師
今環師亦亡其徒惠來者能傳其術用晦心知馬和尚
卽此僧環師者卽金環妓欲訪惠來以二寺相距十餘
里天大雪不果往

論曰馬僧事類小說爲正史所不書然岳公獲一盜馬
賊能留心錄用使奏其能真大將矣其行間致敵不戰
而屈人兵機有足法者年羹堯威勝不恤士馬僧太斯
跑故無成功皆足爲規戒備書之亦自附于李玉溪之
書程驤羅江東之記石烈士云

書朱山

湖州朱君名山者以進士選臺灣諸羅令諸羅近海俗悍難治君到謁廟畢卽詣獄問吏彼纍纍者何囚耶曰竊賊曰吾以爲巨盜耳若小竊何繫焉召而集于庭昇以十金曰與汝作傭與汝約再犯者死應聲曰唯乃悉縱之邑之人相與匿笑以爲君書生泥于古故然亡何所縱者犯法君語行杖者曰立法之始不可寬也鈇其足而杖之斃亡何又斃一賊邑之人股栗相與駭曰是非書生乃一健吏亡何又獲賊方喝杖而疑之曰汝面有泪痕何耶曰自分必死適與母訣故悲偵之果一嫗抱裹屍席哭而來君曰勿殺渠有孝心尚可悛改再昇

十金曰汝持金販他方勿居此爲老捕所捉搦也仍縱之故事臺灣道巡縣供張華侈有某公者將至吏以舊例白君不可餽粟十斛羊四羖某公銜之俄而檄命造冊將丈其邑田君爭曰臺灣一府皆濱海斥鹵之地與他府不同康熙清丈時原留餘地濟貧氓今或有浮漏處而生齒日繁丈之將于民大病抗冊不上巡道符下如火督愈急諸紳士謀賂萬金以免君又不可曰我在此不使諸君賄上游錮槩行矣半途奪歸某大怒撫他事申督撫劾之委員逮君諸羅民數萬洶洶然揭竿起將逐委員君曉之曰諸百姓抗王章生事是殺我非愛我也再三言且泣諸百姓曰若然則我等護公往詢有

不測願同公死市登舟擔服脯糗糧者壓其艙幾滿出海一男子透水上手餅金爲獻問何人曰公所救養母賊也受公金販魚漳浦得十倍利已成家矣今聞公行老母命來報恩君笑曰汝改行與否我實未知手中金安知非又偷而遺我乎拒不受曰公勿受是仍以賊待我也歸何顏見母不如死趨然蹈于海舟人救之腹膨亨矣君不得已受之到省頌繫月餘獄不具會福建將軍新公入覲密以其事奏天子召見復原官再遷灤州知州順道還家昇至一大宅門墻巍峩君不肯入曰此非我家輿人笑不言已而夫人子婦出迎曰嘻此前年君罷官時諸羅人送我家居此也并券在焉出而視

之購價萬金

書悔軒觀察五事

袁子曰士大夫爲政愛民者多知所以愛者少孔子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是乃仁術也聖賢行事不諱權術要歸于適道歸于仁而已余偶聆悔軒先生稱說作州縣時五事出奇智異術牖民可以觀可以師愛而錄之示後之從政者

先生權安化縣時南鄉李姓族繁始祖有仕元封萬戶侯者賜塋某山碑禁後人耐塋乾隆初族人李澄犯禁李經阻之澄恚棄棺控縣縣令往視棺已焚矣乃收殘骸貯庫申牒大府澄與經各以焚尸互控歷任訊鞫株引百餘三十餘年獄不具先生抵任憫兩家之苦訟也

亦知兩家之厭訟也。堂問其人爾等若干歲矣。曰三十有奇。曰四十有奇。先生笑曰。焚棺事在三十年前。汝等幼未。僧目擊今日之訟。何由措詞。皆叩頭曰。明知官民兩累。奈焚尸罪重。兩家騎虎不下。奈何。先生曰。當阻葬時。棄棺在屋。乎在野。乎曰。在野。野有藟。裡掩棺乎。抑暴露乎。曰。以茅覆之。曰。若然。則兩家之訟之誤久矣。阻葬者。不必焚棺。盜葬者。不忍焚棺。此人情也。棺既在野。又覆以引火之茅。安知非他家上家人化紙錢。因風延燒耶。汝等退。訪明後再訟。何如。越三日。李氏族千餘人泣謝曰。公神明也。訪諸耆老。焚棺事悉如公言。先生命別擇地。塋庫中。付兩家祭奠。妥靈牒。諸大府銷案。

先生宰益陽時縣民劉克倖有臨街五樓身居其三以
其二賃與張某亡何張族兄錦文來亦僭居焉張妻下
樓執爨怪錦文行李狼籍檢之失銀二百張兄弟偕地
保報官訴壁瓦無穿窬形先生問何不與房主偕來曰
侵晨外出矣方疑詢際忽堂上擊鼓聲甚急則房主人
劉克倖也先生叱曰汝胆太麤白日攫人金尚敢來報
我乎克倖嗒然口不承而色已奪脅以三木乃曰問龔
四龔四者其家傭也先生知情已得不過欲卸罪于龔
乃遣役至克倖家問其妻曰汝夫同龔四竊張錦文銀
何在妻哭頓足曰我勸吾夫毋作賊今果敗矣出銀二
百封記宛然或問先生何以知之曰渠擊鼓時手戰而

目斜睨故疑之。且報竊乃尋常事。非奇冤。官又在堂。何必擊鼓耶。

先生知衡陽時。邑紳趙某虎而冠者也。入粟得州同銜。以罪褫再爲予。入粟得封典。以罪褫。乾隆庚辰冬。報失千金。先生知其狡也。單騎往驗。見穴難容。肩墻薨鑿痕。亦小訊其家屬。一嫗從竈下出面。焦然雪中。猶敝葛先生不問竊事。但好語曰。汝供役人。何寒至此。嫗曰。老婢投身十餘年矣。主人不衣食之。又不許去。奈何。先生曰。官作主。汝卽得脫。但主人失竊事不明。汝何能去。曰。此事易明也。主人刻暴而嗇。且病有妾李氏。久不侍寢。又虐使之。李亦求去。不得。其兄某賣酒。回雁峯下。暗相往。

來老婢不敢聲此可疑也喚李至則甚少艾服飾嫣然而愁鬱之態眉頭不申先生亦不問竊事但好語曰主人待汝何如不答曰汝甘心事主人乎抑不得已而居此乎又不答先生曰我知之矣趙刻暴而嗇于汝無恩汝亦如老嫗之求去不得故不便明言耳李且泣且叩頭先生曰老嫗告我此金乃汝竊也趙某尸居餘氣死期近矣汝不得不爲身後計故私匿其金信乎李抵攔先生曰汝慮罪故不承耶律載親屬相盜者勿論况趙某匪人不宜之財一朝失去人人稱快汝以情款所不爲汝脫身者有如此日李涕雨下曰妾死罪主人金止六百妾竊二百藏兄某家餘四百尚在笥中所報千金

偽也。墻穴係妾用小刀開鑿，假作穿窬狀。公所勘者亦偽也。妾願隨役到兄家取金。先生許之。果得二百。搜趙箚中，果存四百。趙駭服。先生怒責之曰：「孟子云：『身不行道，不可行于妻子。』汝之謂也。」汝浮報欺官，理宜治罪。姑憐汝病爲汝懺悔之，取二百金分賞老嫗及李氏，命嫗送李氏還其兄家。

先生牧平定州時，樂平縣民侯充世者富而無子嗣。兩異姓者一名百糧，一名丙寅旋娶妾生三子，長曰觀音，保才五歲。充世死，未逾年，其妾赴縣訴百糧不孝，縣斷百糧異姓不得爲後，酌給田產歸宗。百糧不服，訴臬司。稱侯氏疎族，某貪其遺資，屢誘繼母變產。百糧阻之以

故陵訟臬司委先生決之先生曰縣令依律而斷不爲
踏駁但于侯氏後患未爲置想按侯氏本族未嘗無子
而充世兩繼異姓其不悅于本族可知百糧果不孝充
世必逐之于生前不待繼母逐之于死後婦人耳軟受
惑亦間有之倘今日逐百糧明日再逐丙寅則儼然一
寡婦抱三孤兒何以自存一義子之忤母易制而羣族
之窺產難防是不可不爲之慮也應將充世家資區分
爲四所生三子各得其一。百糧丙寅共分其一。仍依繼
母居代爲料簡。俟觀音保成立後去留聽便。臬司韙之
依斷立案合郡悅服。侯氏至今小康。

衡陽民爭墳山甲墓久矣以傍地賣與乙乙利其風水

先。葬。墳。于。所。買。處。繼。埋。骸。甕。于。甲。山。中。甲。不。服。具。控。先。
生。往。勘。閱。其。譜。牒。斷。山。歸。甲。乙。爭。曰。某。有。糧。彼。無。糧。公。
何。據。而。斷。先。生。曰。據。無。糧。斷。也。湖。南。田。土。康。熙。三。十。六。
年。巡。撫。趙。公。通。省。丈。量。始。陞。科。則。甲。葬。于。未。丈。量。前。故。
無。糧。汝。葬。于。已。丈。量。後。故。有。糧。是。無。糧。者。先。主。其。地。明。
也。乙。詞。屈。乃。出。魚。鱗。印。冊。抗。爭。先。生。笑。曰。此。卽。趙。公。所。
丈。冊。也。此。冊。縣。令。印。之。冊。書。掌。之。安。得。在。汝。處。明。係。汝。
乘。新。舊。官。交。代。時。賄。胥。私。造。爲。訟。根。耳。汝。不。服。試。以。冊。
附。卷。待。嗣。後。民。間。爭。產。再。有。以。魚。鱗。冊。呈。者。直。汝。未。遲。
乙。不。能。答。噤。聲。去。明。曰。遣。役。拘。之。已。挈。所。埋。骸。甕。遁。矣。